

民以食为天。“一簋食，一豆羹，得之则生，弗得则死”。因而我常常对那些在烟熏火燎中挥汗如雨的厨师们心存敬意与感恩。

通常厨师都有自己的拿手菜、招牌菜，以及不为人知的独门秘籍。在我看来，吃什么怎么吃固然重要，但选择合适的饭店、合适的菜品，却大有窍门奥秘可言。小饭店适合熟人相会，中饭店适合同乡聚餐，大饭店适合贵客宴请。想品尝妈妈的味道，地摊小饭店才是正道。单单一碗炒揪片，猪油烧热，辣椒条蒜末水一炅，快火急炒，抓两把豆芽，拌些切块的西红柿，临出锅，淋点香油和陈醋，满街喷香，馋涎欲滴。常见的三朋四友，此处最可怡然自得酒饱饭足。如果你让乡厨加工松鼠鳜鱼、白灼白菜等高档菜品，那真是难为人了。相反，重要宾客、商户，你安排在背街小巷的无名小饭店，则纯属对客户的不尊不敬。“看人下菜”并非贬义，而是处世的一种哲学。隆重场合尊贵客人，却都是一些稀松平常菜，简单菜，效果往往会适得其反。同学聚餐、生日宴会等，则以中档饭店为宜，既有排面场面，又经济实惠。因为人数众多，菜品多以预制菜为主，那些需要现炒现作的高档菜品自然不在考虑之列，又有小饭店所不具有的场地、服务、氛围等，自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只在于人情练达，友谊融洽，团队凝聚。

东辣西酸、南甜北咸，原是国人的地域口味差异。近年来，川菜湘菜东北菜以平民菜的身份席卷全国，人们在家门门口便能品尝到正宗的毛血旺辣子鸡、剁椒鱼头毛氏红烧肉以及锅包肉小鸡炖蘑菇等。家乡号称美食之乡，大街小巷饭店云集，煎

无食不欢

□ 雷国裕

炒烹炸蒸煮炖，焖烧焗烤拌凉拌此起彼伏，人间烟火气十足。常有朋友打问：“哪家饭馆好吃？”细讲起来真还不能一概而论。若论地方小吃，自然是北京烤鸭、陕西肉夹馍、重庆酸辣粉、云南过桥米线，广西螺蛳粉等。店铺不大，招牌醒目。常见的面安凉皮，仅一人一车，游走在街头巷尾，人气满满。透明的凉皮切成条，黄瓜丝胡萝卜丝香菜叶，外加一勺油辣子一勺醋一勺味极鲜酱油一勺芝麻油拌均匀，或打包或蹲食，经久不衰。若想吃香喝辣，非川菜馆莫属。而要“生猛海鲜舌尖浪花翻”，自然粤菜馆是首选。约了初恋情人，还是西餐店比较安静雅致。凉风习习时，热火朝天的烧烤大排档最能解馋；寒风呼啸时，围炉涮锅乱炖最能激发豪情。如果进了川菜馆不要辣，进了晋面馆不要醋，喝胡辣汤不要胡椒，吃羊杂割不要茱萸，哪简直要厨师的命，失了面子丢了饭碗的话他们才不干呢。所以说，想吃好喝好，最好百无禁忌，有刁钻的嘴，任性的胃，见什么爱什么吃什么，才不辜负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天地造化。

“一菜一格，百菜百味。”组一桌饭局，犹如打一

场仗。怎么样在饭局中点一桌搭配得当，体面又丰盛的菜品佳宴，也是一项非常值得探究的学问。总的原则是：心中有人，心中有数。有几个人？男几个女几个？老的少的？些什么人？亲戚？朋友？客户？领导？贵宾？选择私家小厨或是星级宾馆？还是干净卫生的普通饭店？弄明白这些，接下来就是点菜环节了。一般人均一菜，若男士多可适当加量。一桌菜最好是有荤有素，有冷有热，尽量做到营养丰富全面。以八人为例，可按“三三二一一”，即三荤三素两冷一菌一汤为宜。荤菜自然是指鸡鸭猪牛羊肉，素菜近来流行芦笋、秋葵等时菜，维生素含量高。冷拌则有豆制品的粉皮、凉粉，根茎类的萝卜、胡萝卜，野菜类的首蓿、茵陈，数不胜数。蘑菇因其鲜美的味道，丰富的营养，以及上佳的口感，被誉为“素中之荤”，种类达几百种。汤是餐桌上的灵魂。各种中草药与食材的搭配，使汤在滋养身体的同时也传递着温暖和人情味。若男士较多，可荤菜多一点，反之女士较多，可多一点清淡的果蔬。其它菜品，以时令菜、特色菜加持。若有重要客人，必上几道鱼鳖虾蟹的硬菜，方可显出主人的诚意。如上海菜的白斩鸡，

徽菜的臭鳜鱼，福建的佛跳墙等。俗话说：众口难调。有时为了周全让每个人都点菜，却难免陷入杂乱无章的尴尬。因此，有的饭局提前就安排好饭菜，或由一权威人士统筹兼顾果断下单，避免久拖、推延。酒酣耳热尽兴之际，可适当加菜，征求一两个为尊者的意见，以快炒快熟的菜品为主，并催促一下主食，切忌空盘子、空碗干等着。任何一场饭局，以心情愉悦开始，以大快朵颐结束，方可达到美食相伴、友情常在的初衷。

当然也有极端的例子，有的厨师固执己见，偏盐重咸的习惯屡提不改，让人退避三舍。还有的靠量取胜，一盘子菜足够两个人食用，实惠倒是实惠，可不分对象，有的食客想多品尝几道菜，让他数量减半改用小号盘子，他充耳不闻，一副姜大公钓鱼愿者上钩的姿态，让人不爽自然不再登门。还有就是饭局中的几类人，极扫人兴致。一谓故意来晚者，蹒着方步，不紧不忙，任凭电话打爆，回答永远是“马上马上”；二谓临时带客者，提前不周知，座位饭菜都需调整，本来熟人之间的联络平故多了一份生疏；三谓拼命劝酒者，不管别人胜酒与否，不管别人健康与否，以酒量看交情，以酒瓶论水平；四谓吹牛显摆者，唾沫横飞，巧舌如簧，自吹自擂，自我标榜，楞是把“群英会”变成他的独角戏；五谓一串几场者，以社会活动家自居，秉承朋友多了好走路，一个饭局赶一个饭局，弄得哪个饭局都不安生，都不完整。如此种种，怎能让人心生欢喜食之不厌？！

“雪沫乳花浮午盏，蓼茸蒿笋试春盘。人间有味是清欢。”那清欢，便是食物与人情的交相辉映，弥久留香！

书法怡情

□ 常捍江

2024年9月初，一个晴朗的日子，我信心满满，携一幅我创作的“书法”作品，走进县老年书画协会办公室，把作品端端正正摆在地上，让老年书画协会领导和朋友们点评。并表明我想要参加县老年书画协会举办的国庆七十五周年书画作品展。没等我把话说完，就有一位老年书画协会的朋友坦言：你这幅作品，是典型的江湖书法作品，本次展览不予选用。

老年书画协会的领导们，看着我的“书法”作品，只微笑，不说话。其他老年书画协会的朋友们，像是商量过，口径高度统一，发出同一个声音：本次展览不能选用。我是第一次听到“江湖书法”这一个评语。差不多是遭雪水带冰茬浇头。心底有一点惊讶，失落，更多的是疑惑：“我的书法作品，怎么会是江湖书法作品？再说了，江湖书法作品就不是书法作品吗？什么样的书法作品才是可参展的书法作品呢？”

一位老年书画协会的朋友近乎耳语说：“关键是，你的毛笔字还没有写好，怎么可能创作出像样的书法作品！急于参加展出，于你于县老年书画协会，都毫无意义。你得从练习基本功开始，先写好毛笔字。”要想写好毛笔字，就得临帖，王羲之，颜真卿，柳公权——你临哪一位的碑帖都行。我手里多余一份王羲之的《圣教序》碑帖，你拿去临吧。一会儿我拿过来送你。从今往后，你就一心临帖，千万不要只管自己私底下瞎练。一点好处没有。我除遭雪水带冰茬浇头之外，脑子里还遭山体滑坡了，一片乱石尘埃飞扬之后，渐渐看见晴朗的天空里，矗立着我叔祖父，一言不发，面目严肃，目光深邃看我。我看见那目光里反反复复迸溅出一溜银光闪亮毛糙毛笔小字：我和你说过的话，你就没当回事。

我得说明一下，我六七岁年纪，就有一点喜欢书法了。我一位叔祖父，做过私塾先生。后来又在油坊，皮坊，做过管账先生。新中国成立后，公私合营，油坊、皮坊，纳入人民公社供销社合作社序列，我叔祖父任人民公社供销社合作社主任。当然，那时候我还没听说过“书法”这个名词，村中长辈们都只是说我叔祖写得一手好毛笔字。因一手好毛笔字，人民公社书记，人民公社供销社社职工，人民公社社员，没有人不尊重我叔祖父。甚至县供销社总社主任，都到我们村拜望过我叔祖父。当然，那时候，我叔祖父已退休。

在我们那个小山村，逢年过节，或婚事，丧事，都要写对联，挽联。凡写对联，挽联，都是我叔祖父所写。甚至有几年时间，村街里墙壁上，或村头屋壁上，宣传标语，也是我叔祖父写。记忆里，大多时候，我叔祖父写对联，挽联，甚至宣传标语，身边总是挤满人。我就是挤在最里面。我叔祖父写对联，挽联，总是我捧砚，或捧碗。我叔祖父往村街里，或村头屋壁上写宣传标语，用墨汁，或用鲜红色广告颜料，就是用大碗盛。当然，墨汁或鲜红色广告颜料，就是生产队从供销社买回来的瓶装货。打开瓶盖，把墨汁或鲜红色颜料，倒在大碗里，就能用。我叔祖父往村街里，或村头屋壁上写宣传标语，是用大板刷，就是通常人家住新制的木箱木柜上刷油漆的那种大板刷。大板刷到大碗里饱蘸墨汁，或饱蘸鲜红色颜料，就开始往墙壁上，或屋壁上刷字。噢，是写字。写字不是像往箱柜上刷油漆那样慢慢刷，是舞动大板刷，在空中快速飞。都没看明白大板刷是燕子展翅飞翔，还是两只麻雀打架或戏耍纠缠在一起忽上忽下翻飞，一个黑黢黢或鲜红色大字，就悬挂在村街里墙壁上，或村头屋壁上上了。我叔祖父写对联，挽联，总是用那种笔杆短粗，笔头壮实且长的大毛笔，我叔祖父说：“大抓笔。”比如村中某一家宅里，或嫁闺女，不仅要请我叔祖父写对联、双喜字，还要请我叔祖父吃饭。并且老早就通知我叔祖父：笔墨纸砚，已备下，你不用从你家里带。我叔祖父早早赶赴现场，捡起桌面上摆放着的毛笔看看，原样放下，回头对紧跟在他身后的我说，去找你娘娘，把我的大抓笔拿过来。我们老家，对于祖父的配偶，不称呼奶奶，是称呼娘娘。我从小小腿脚勤

快，一转眼功夫，就把我叔祖父的大抓笔送到我叔祖父手里了。

我崇拜我叔祖父，因了这份崇拜，童年时候，我是叔祖父的一只跟屁虫。因了跟屁虫这份情缘，叔祖父常给我打仿影，让我用白麻纸衬着仿影写毛笔字。因了我喜欢写毛笔字，叔祖父过世时，把一本柳公权的《玄秘塔》碑帖送给我，嘱托我：临帖。我叔祖父的原话是说：临帖吧，一开始临形，慢慢临神。临形是入帖，临神是出帖，临到神似，个性发挥空间大。不过，具体怎样就是临形，怎样就是临神，怎样临到神似，个性发挥空间就大。我至今没想透彻。最遗憾，《玄秘塔》碑帖拿到手当天，我叔祖父就过世。尤其遗憾，《玄秘塔》碑帖拿在手没几天，就被同村几位长辈拿走一把火烧了。同时烧掉的还有，我叔祖父留在他儿子手里的一本《圣教序》碑帖，一本《兰亭集序》碑帖，以及我叔祖父留下来的众多整本的薄的，厚的，和单页的，各种各样毛笔字手迹。记忆里，《玄秘塔》碑帖，《圣教序》碑帖，《兰亭集序》碑帖，以及我叔祖父留下来的各种各样毛笔字手迹，是被一页一页撕碎，扔在一堆正熊熊燃烧着的柴火堆上烧掉的。我看见我叔祖父苍老的面孔，在火焰里扭曲，变形，然后化作缕缕烟气，飞扬上晴朗的天空就消失了。往后几十年间，忙于工作，忙于文学创作，再没工夫接触毛笔和毛笔字。当然我已经晓得“书法”这个名词了。并且有硬笔书法，软笔书法之分。无需解释，我是在说软笔——毛笔书法。我像当年或后来敬仰我叔祖父一样，敬仰所有能搞书法创作的人们。毫无疑问，更敬仰书法创作本身。需要再说明一下，我之所以对我叔祖父和书法念念不忘，还有来自现实生活的另一种激励，几十年间，每次外出参加各级各类文学创作活动，临到活动结束后，举办活动单位，总会在会场之外，一个人必经之处，摆一溜长桌，上面安置笔墨纸砚，要求：各自留下墨宝。每逢这种场合，我总是悄悄溜走。但凡溜走，总会有一种愧疚涌上心头：“对不起活动举办单位。更对不起我叔祖父。”相信我叔祖父要是在世，一定会批评我：对于书法学习，得过且过，没有恒心。因此，也总会想起我叔祖父嘱托我的那句话：临帖吧，一开始临形，慢慢临神。临形是入帖，临神是出帖，临到神似，个性发挥空间大。我退休之后，下决心重新拿起毛笔，想要让我叔祖父善待我的那份厚意，落地，生根。不用解释，我真正开始学习书法，练习书法创作，是我接触到县老年书画协会的领导和朋友们之后——当然，遭“雪水带冰茬浇头”和遭“山体滑坡”那一刻，我学习书法、练习书法创作的自信心，瞬间跌入万丈深渊，自问：年纪大了，开始学习书法，练习书法创作，不至于是“心态无限好，只是黄昏”吧？一道雄关就摆在眼前：满怀信心，捧一幅“书法”作品进入县老年书画协会办公室，却遭众多老年书画朋友“雪水带冰茬浇头”，有人说“山体滑坡”。哦，不是说黄昏就不好，是面对万千世界，面对漫漫人生长路，对于某一个具体的一天而言，黄昏——日落时分，即便霞光满天绚烂，毕竟也是接近于一天完结的最短暂的时刻。在这个最短暂的时刻里，学习——即便再学习，还能赢取到几斤几两黎明的炫目时光？还是那位赠我《圣教序》碑帖的老年书画协会朋友救赎我，再次和我悄语说：“人生世上，凡事不可患得患失。”尤其年纪大了，更是如此。随即，发给我一条文字微信：读书悦心，山林逸兴，书法怡情。面对面发微信，和我这位位老年书画协会朋友，是第一次。看过微信，我再看我朋友，他也正看我，相视一笑，不约而同宣誓一般低语：“不问收获，只为怡情。”噢，不止是我这位书画朋友发给我这种微信，众多书画朋友和众多老年书画协会领导们，也陆续发给我类似微信了。

从那一天开始，我潜心于临帖，每日不少于一小时。每次临过，总觉心旷神怡。细细品味，别样事情，确实不可替代。单就这一点，就足够了！何况，还有对我叔祖父的一份怀念，一份敬仰在其中。愿我今生，在我叔祖父这里，不再有遗憾！



三川河

燕巢空 乡愁浓

□ 肖继旺

夏日，黎明咬破夜暮的刹那，北川河面蒸腾起蝉翼般的雾气。淡青的天幕下，燕子早已开始晨课。沾露的羽翼垂落如悬墨，每一次振翅都在湿润的空气中勾勒出饱满弧线。一只燕悬停在芦苇尖，像被丝线牵引的音符，黑曜石般的瞳孔倒映着水中初醒的云影。当它振翅离去，尾羽扫落的露珠在朝阳中碎成珍珠链——这是自然最虔诚的晨祷。

河滩的鹅卵石沁着夜凉，早起的燕群已开始衔泥。它们掠过水面的私语中，最动人的是一对筑巢的夫妻燕：一只精准啄起河畔黏土，另一只立刻衔走，飞行轨迹在空中交织成永恒的“∞”字，恰似生命的契约。我常想，这双翼间传递的不仅是泥土，更是跨越物种的信任与默契。

我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对燕子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儿时，阳春三月，柳抽新芽时，燕子总会循旧路归来。它们绕老屋盘旋数匝，用尾羽丈量檐角尺寸，仿佛确认：“这里仍是归处。”年幼的我托腮坐在灰砖花栏上，看它们用喙衔来湿泥，一啄一筑间，将岁月奔进巢壁。母亲抚着我发顶轻声道：“添衣，莫着凉。”她鬓角的白发在燕羽阴影里摇晃，指着筑巢的燕群说：“它们衔草茎和唾液筑巢，比妇人纳鞋底还细致。”言语中满是对这些小生灵坚韧精神的赞赏。

檐下燕巢成了天然课堂。母亲教我辨认燕糞中的草茎：“这是燕子为雏鸟准备的‘营养餐’。”我嘟囔燕糞扰梦，母亲却笑着擦去我额角汗珠：“等你长大便知，这是福气的印记。”那时我嘟囔抱怨：“叽叽喳喳，不让睡觉！”母亲却说：“燕子进家，是好运来。”原来在老辈人眼中，燕归巢象征着家庭兴旺，积蓄之家。

夏日午后，葡萄架筛落细碎光斑。我凑近观察雏燕，母亲轻拍我手背：“燕妈妈会伤心的。”蝉鸣声中，燕巢里探出毛茸茸的小脑袋，母亲压低声音：“看，它们在学飞呢。”那些日子，连风里都飘着燕羽的温柔。

暮色四合，母亲总在灶台前忙碌。她将新摘的槐花裹进面糊，在铁锅里煎成金黄的“槐花饼”。油星溅在围裙上，她却笑着道：“燕儿燕儿，衔泥筑巢，槐花槐花，甜了咱家。”我踮脚偷尝，被她用筷子轻敲手背：“小馋猫，等燕群归巢再开饭。”那时的炊烟与燕羽缠绕，将黄昏染成蜂蜜色的温柔。

母亲常在雨天纳鞋底。她说：“燕子窝全是靠自己唾液把草棍和泥巴浸湿，混合凝结在一起，筑成它们美丽而牢固的家。就像妈妈纳鞋底，一针一线都是牵挂。”我偷看她的手指，被顶针勒出红痕，却比燕尾更灵巧。母亲鞋底细密纹路里藏着燕巢的经纬，把燕羽的温柔与棉线的坚韧，都缝进了我的童年。

我成家立业带着母亲迁居县城后，老屋托付亲戚照料。每次归乡推开院门，总盼着檐下那抹灵动的黑影。

所幸燕群仍在。

命运的齿轮悄然转动，这份岁月静好戛然而止在那年春天。勘探队的脚步声惊破宁静，空气中翻涌着不安的暗流，推土机的轰鸣尚未响起，它们便急躁地盘旋，发出凄厉的鸣叫。

水库重建的消息如风暴席卷，施工那日，铁齿无情地咬碎了时光——那些曾被母亲视作福气象征的燕巢，顷刻间化作齏粉。我接住坠落的泥块，指缝间漏下的，不仅是碎土，更是一去不返的童年温度。

村庄沉入库底，成了鱼群的栖所。站在堤坝上数水面浮木，如同被流水卷走的童年。浑浊波涛翻涌着细碎波纹，恍惚间，燕语、母亲的叮嘱在耳畔回响，却只见刺目波光闪烁。风掠过耳际，潮湿的水汽里，再寻不见母亲轻拂我头顶的温度。

离开故乡后，我在县城的钢铁森林中寻找栖息之所，却始终忘不了那屋檐下的燕巢。

时下，在县城，偶见掠过的燕影，恍若隔世。那些衔泥的翅膀，讲燕语的母亲，皆化作遥不可及的幻影。

去年，女儿参加“四宜”方山我代言 我是青年宣介官”活动，我和女儿决定推荐一下故乡。在水库旁拍摄背景视频时，她指着一个残缺的燕巢问：“这是什么？”望着女儿清澈的目光，恍惚间看见童年的自己。我终是没能说出完整的答案。那一刻我忽然明白，有些故事，只能在时光里沉默。

在县城的阳台上，我尝试用陶土为流浪燕筑巢。可那些灵巧的生灵只是盘旋数匝，便消失在霓虹深处。妻子笑我痴：“城区哪有燕子的立足之地？”我望着远处霓虹灯，忽然明白：燕子需要的不仅是屋檐，更是能安放灵魂的故乡。而我的乡愁，恰似燕巢遗落的最后一粒春泥，永远黏附在生命的褶皱里。

岁月带走了老屋与村庄，也带走了母亲，但乡愁如刻在骨血里的印记，永不褪色。记忆深处，那座带着燕巢的小院永远鲜活——春日燕归时，母亲会仔细清扫燕巢周遭，特意铺上柔软干草，像布置新生儿的摇篮；夏日暴雨前，她总会叨“燕低飞，雨将至”；秋日燕南迁，她便在檐下撒把小米，说“让它们路上有力气”。

又是一年盛夏，蝉鸣依旧聒噪，而记忆中的燕影，永远停驻在北川河畔蝉翼般的晨雾里。或许远去的燕群从未真正离开——它们用翅膀丈量过的故土，早已化作诗句镌刻在我的生命里。母亲说燕不落愁房，可当推土机碾过村庄时，那些衔着善缘与兴旺的燕巢，终究成了时代巨轮下的残页。

如今我站在县城霓虹里回望，心中的燕巢早已与母亲的笑靥、故乡的风，熔铸成最温暖的光——这不仅是我对母亲的牵挂，更是千万游子于时代浪潮中，对故土最后的精神守望。

我们一无所有

□ 边草

多年之后，依然
会对那个荒野的午后念念不忘
金色的棒子被生活掰了去
只剩下干枯的身躯立在风里
我们并不惧怕一无所有
两手空空
天空空空
我们与虚无交谈
有鸟儿飞起
飞起又落下
就这样
日子便落入了另一个时空
我们总是在虚无中看到真相
比如，爱情变成乌鸦
比如，乌鸦变成黑色跳动的音符
比如，火种和太阳会一同跳进大海
比如，亲吻写满星空
比如，星辰像鱼群一样游入梦中
比如，梦是刺死灵魂的匕首
比如，慌张的灵魂会变成坚冷的墓碑
而这一切，都将虚无，包括神灵和眼泪
天空永远空空
两手永远空空
当然，我们谁都不会惧怕
这便是活着的真意
我们一无所有

给搭伙相伴的日子

有李鑫
有刘婷
有棉花
青春的小船呵
像极了昨晚天边新月
月牙儿尖尖
月牙儿弯弯
杰克，小峰，淑芳，玉米
我们都是搭船的人呵
还有半老的继元
酒杯一碰
满河星影
仿佛春风刚刚吹过
日子便落入了另一个时空
你说，二十岁，好不好
你说，回望一首歌，好不好
这个清早，有晨起的鸟群
扑簌簌飞起
飞起又回落
而此刻，天空蓝的白净
我倚着门立着
想到你们
便微笑着
阳光啊，真好

颤抖的拥抱

□ 李三处

心 吊在长满棘刺的崖畔
一只利啄老鹰扇动酱紫色的贪婪
一千加架钢琴奏出不协和的星座
飘过没有雷声的云端

谁在呼喊
饥饿之神在折磨秋天
候鸟飞越过浓淡相宜的山水画
把一颗玻璃球
弹向银河的边缘

爱已绷断几千股缆绳
在狂风中歌唱野性
山峰化作淡蓝色的液体
去浇灌苦菜花的根茎

你会发现春风是那样的无力
闪电是那样的暗淡
一切美好的传说
把人引向一个昏睡的泥潭

青春那里去了
爱情那里去了
都去牛郎织女的鹊桥上冶炼
大海从此平息了浪花
它发现眼泪比它还咸

喜悦在漩涡中慢慢沉没
羞涩被剥光了身子
只留下几片残败的花瓣
新涛吧！失败的理智终于熔化了高原一样的思念

小满感怀(外一首)

□ 韩鹏飞

南薰渐染陇头烟，麦气初凝半亩田。
苦菜盈畦通地脉，鸣蛙息鼓枕荷眠。
浮云过眼原无住，骤雨惊雷本是缘。
欲借三分留白意，且将余韵赋茶禅。

芒种

榴花照眼红初透，杏子垂枝绿半藏。
陇上机鸣千顷浪，风中鸟戏万畦香。
麦田新穗才收满，荏内耕痕又串行。
莫笑农人三季梦，来年遍地是文章。